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科学哲学之辨析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实际上真的是那么难解吗？还是我们自己用心不够精细，观察不够入微，提问不够科学，然后把自己给弄糊涂了，是不是这样呢？这篇小科普就从科学和哲学（尤其是佛教哲学）的角度来观察分析一番。

科学，自然是为了探求实相的，现代科学学科越分越细，探求的内容大至宇宙外太空，小至量子物理中无法再分的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科学的探求不仅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还可以极大的改善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

佛教跟科学一样，也是探求实相的。民间可能仅仅看到佛教烧香拜佛求菩萨保佑这一类的活动。这些其实并非“专业”的佛教。专业的佛教中，哲学内涵博大精深，中观和因明（佛教逻辑）分析非常细致，乃至早在佛陀时代就已经提及了无分微尘这个概念。什么意思呢？就是物质分到最小的时候就不能再分了，粗大的物质就是由这些无分微尘组成的 -- 这是小乘佛教有部宗的观点。这个概念就相当于现代量子物理的基本粒子概念。诸位，那是大约2500年前哦！距离现代量子物理学家提出的基本粒子概念，相差了那么漫长的年代！

佛教的探求，不仅仅满足人们的好奇心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在这里？我要到那里去？），更可以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真实的构建和谐有爱的社会。世界无非就是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 所以科学和佛教有着太多的异曲同工。

这里我们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作为例子， 来做一番科学基础上按照佛教哲学进行的分析对比。看完之后，希望大家明白，精妙细致入微的观察，是佛教哲学和科学共有的特点， 二者其实都是为了探讨事物的本来面目。

首先，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来看，鸡属于鸟类，鸟类是从恐龙中的有翅膀的（因而能飞的）一些小型恐龙进化而来。因为属于远古进化史，各方面证据比较缺乏，我们暂且假设出现了一个最早的共同鸟类祖先。这只是一个模糊的假设，事实上不会这么简单。但这个假设是合理的，对于我们后面的推理也足够用了。科学研究可以安立在最简单的假设之上，然后实证去丰富具体的内容。所以这样的假设合理。

好， 假设鸡和其他鸟类都是由这个共同祖先进化而来的，我们管这个共同祖先叫做鸟祖。进化论有渐进式和突变式，但即使是突变式其实也还是属于渐进的。达尔文便属于渐进式，他说：“自然选择仅能借着轻微的、连续的、有利的变异的累积而发生作用，所以它不能产生巨大的或突然的变化；它只能按照短小的和缓慢的步骤而发生作用。”

如果按照基因突变来解释，基因的突变率并不是很快的，也需要一代一代慢慢积累。灾难导致的突变虽然常常会比较明显，幅度也比较大，但还没有达到一步突变就改变种群的地步，所以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从鸟祖缓慢地进化到鸡的过程，推敲起来，其实是找不到一个时间点，那个突变过程就算完成了，鸡就变成了鸡而不再是另一种“非鸡”的鸟（记住“非鸡”这个概念，就是除了鸡以外的任何事物。在鸟类范围内，就是除了鸡以外的任何鸟类。这是佛教辩论中为了精确而安立的所谓“遣余”法）。这个观察就是细致一点的实事求是的观察，这样的观察在龙树的《中观根本慧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并不复杂。

按照DNA序列同源性推演出来的进化树，可以估算鸡同鸭或者其他“非鸡”鸟分开的某个时期，那是一个大致的，模糊的时间框架，不是一个精确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这样的时刻不存在。所以，鸡什么时候在进化的历史上能够真正的被称为鸡？不明确。也就是说，现代鸡们，从进化历史上来讲，是不明不白地慢慢从“非鸡”的鸟类演化来的。我们并不知道鸡的准确产生日期。因为鸡是卵生的，那些不明不白的非鸡的鸟类生出来的蛋，也不能叫做鸡蛋，所以我们也并不知道鸡蛋产生的准确日期。

鸟祖是生蛋的（卵生的），那么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而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答案就是，进化史上先有蛋，然后才有了逐渐逐渐进化而来的鸡。但这个蛋不是鸡蛋。在宏观叙事的镜头下，这个观察可以成立。

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那么鸡和鸡蛋何时在进化中产生，我们根本说不清道不白，那怎么可能去追问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所以从进化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鸡和鸡蛋在进化史上并不存在， 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你会去管那个鸟祖的后代叫做“鸡”，或者管某个“非鸡”鸟生出的蛋叫做“鸡蛋”。

只有在近现代比如说最近几千年，在具足足够文字图片化石或者其他证据的情形下，比如说8000年前有“鸡”，有家养的鸡。这个8000年前的家养的鸡，属于比量（按照现有证据推理出来的）推出的历史。同理，这些8000年前的鸡，到底是从鸡开始，还是从鸡蛋开始，就回到了上述进化史的陈述里面了。结论仍然是：1）如果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答案是先有蛋---鸟祖的蛋开始，而鸟祖蛋可能始于恐龙蛋；2）如果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答案是，问题无意义，因为进化史上既没有明确的鸡也没有明确的鸡蛋。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鸡和鸡蛋在进化史上不存在的情况呢？这主要是因为，鸡，和鸡蛋，在这个语境下都是我们脑袋里的概念，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我们想当然的认为**进化史上**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突然出现了明确的鸡或者明确的鸡蛋。然后我们就**继续想象**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这就是一个依靠第一念的虚假分别念继续往前推演，形成了第二念的虚假分别。这样虚假分别念念念不断，我们就会把自己陷在无穷的虚假想象中。注意，这些只是想象，不是事实（下面我们会从时间的角度来说明为何不是事实）。

那么你会问了，因为我们目前看到了的鸡世界，由此往前推，难道推不出来一个鸡出现的明确时间点吗？那么请您试试看。100年前，有没有鸡？有！1000年前？有！继续往前，1万年前？据说家鸡是由野鸡驯化而来，发生在大约8000年前。1万年前，不好说有没有。野鸡也是鸡，野鸡又是何时出现的呢？依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时间点，野鸡可以是野鸡而不是“非鸡”-- 其他鸟类。

可见，进化论的过程中，一切都是恒时变化着的（无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鸡，不是1万年前的鸡，而1万年之后的鸡，跟今天所见的鸡也肯定会有不同。这样恒时处于演变中的事物，根本不可能给出一个明确的自性定义：哦，1万5261年10月26号15点30分出现了一个叫做“鸡”的物种。没有这样一个时间点，因为鸡本身就是一直演化着的。我们现在看不到家里养的鸡的变化，那只是因为时间积累不够，变化不够明显。但变化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以花瓶做比喻：家里的花瓶，刚买来的时候油漆很新，颜色亮丽。放置几年后，颜色会慢慢变淡，如果磕磕碰碰也许会有一些小缺口。我们平时会直接忽略这些变化，而认为花瓶从买来的时刻起就一直是同一个花瓶 （同理我们会认为进化中的鸡一直就是同一种鸟）。其实花瓶本身早就变异了，只是它的变化，我们要不忽视了（比如小缺口），要不就是太细微我们短时间内看不到（比如颜色变淡）。

再以人来做比喻，我们最最喜欢的那个“我”。每个人都有出生，婴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老人乃至死亡各个不同阶段。每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身体组成（生物组成，代谢恒时变化，基本上每7年我们身体的绝大部分细胞就会全部换一遍）,不同的精神组成（不同思想）。我们自动忽视这些，认为“我”一直是同一个个体，直到死亡前”恒常“存在 ----虽然事实上，并无半点恒常的”我“这个东西。我，除了生物体的身体，还有精神体的思想（心识），二者都是时刻变化着的。我们静下来思维一下就知道我们的想法时刻都在变化：一会想晚饭吃什么，一会想如何多挣点钱。。。诸如此类。我们身体的变化也是恒常的，需要吃的喝的，吃喝的东西消化了就变成身体的一部分，不能被消化的需要被排泄出去。。。我们需要呼吸。吸入的空气和排出的废气都不是同一批分子。变化才是恒常的。所以，佛教哲学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无常，很清楚了，恒时演变。无我，自带一部分无常的意思，因为恒时演变，所以我们无法定义到底在哪一刻的我，才是”我“。要记住昨天的我跟现在的我，仔细观察下，绝不是同一个我。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总是会**认为**“我“是同一个？从出生到死亡，都是”我“在做着一切？这个”认为“的我，并不是客观事实中的我。如同进化论中的”鸡“的概念，并非是真正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你可以确定那个正在进化着的鸟类叫做”鸡“。我们无法确定恒时变化的”我“在哪个确定的时刻才是我而不是”非我“。如同鸡在进化史中不存在，”我“在我的一生中，也同样不存在。

我们认为我存在，那仅仅是因为我们脑袋里创造了一个虚假的概念性的“我“，并且认为那个从出生到死亡的，都是”我“。显然这是经不起观察推敲的。在佛教哲学中，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把自己脑袋里一个概念（抽象的”我“的概念）抓住了不放，而执著成以为是实有的我。

回到鸡和蛋的问题上来。进化史上并无确切的鸡和鸡蛋，所以你不能去问进化上先有鸡还是先有鸡蛋，因为二者本身都不确定。

那么平时生活中，你看到了母鸡下蛋。鸡蛋孵化生出来小鸡，然后小鸡长大了又生蛋，如此鸡生蛋蛋生鸡，循环往复。然后你就会问：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里的蛋，肯定不是鸵鸟蛋或者鸭蛋，或者“非鸡“蛋， 肯定指的是鸡蛋了）。

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按照中观逻辑，鸡和蛋非一非异（不是一个东西也不是不同的东西）。 非一非异，是一个重要的中观概念。世上的东西，不经观察的时候，我们总是会认为事物不是一体（一个东西），就是多体（多个东西）。比如，一个鸡蛋，一只母鸡（这是一体，一个鸡蛋是一体）。鸡是鸡蛋是蛋，二者是多体（2个不同的东西）。那么假设我们认真细致地观察一番，发现这些东西（比如鸡和蛋）只是我们不观察的情形下认为有鸡又有蛋。仔细观察下，鸡和蛋没有办法真正的分开，而只能**人为定义**把它们分开。

先看为什么鸡和蛋是一个东西（非异）？因为，如果某个蛋是某个母鸡所生，那么试想想，蛋的所有物质全部都是从鸡而有。鸡一点一点地把各种组分聚合，聚合地过程中，其实是没有一个时间点，你可以定义那是一个蛋。当然你可以说，蛋生出来的那一刻才定义它叫做蛋，单独独立的蛋。但是，蛋生出来之前，在鸡体内，它已经是有了硬壳的完整的蛋。再继续往前推，蛋壳形成，什么时候才算完全了？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没有一个时间点你可以说，好了，这个就是蛋（独立的蛋，但仍然在鸡体内）。整个过程你无法去确认蛋这个东西什么时候才被叫做了蛋，而不是鸡的一部分。另外，蛋生出来的过程，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蛋头生出来，和蛋尾生出来，属于不同时间点。蛋生出来的那一刻，到底指的哪一刻？是鸡蛋完全离开母鸡的那一刻吗？鸡蛋完全离开母鸡的那一刻，与它离开母鸡前的那一刻，其实在组分上是没有不同的。所以如果定义刚刚离开的刹那鸡蛋才是鸡蛋，而离开之前的刹那就不是，那么两个组分完全相同的东西人为地被定义成了两个不同的东西，这也不合理。所以，蛋和鸡，就不是异体。不是异体，那么就一定是一体了。因为如果两个东西不是一个整体，那么它们必定具有不同的体性，就是异体；反之亦然：两个东西如果不是异体，那么必定是一体。世间的东西就是这样分门别类的。所以，蛋和鸡是一体（因为你无法说它们是异体）。

但是是不是一体呢？我们明明看到分开的蛋和鸡啊！它们的味道不一样，样子不一样，种种特性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也不能说它们是一体。这就是非一非异的中观逻辑推理的。那么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既不是一体的也不是异体的吗？不可能的嘛！要么是一体要么是异体。因此，非一非异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于世间。

逻辑上讲非一非异不可能存在于世间，那我们所看到的鸡和蛋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佛教说这些都是眼识把真相屏蔽了，眼识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幻觉，而我们就这样一直被蒙骗了。不仅仅在鸡和蛋的问题上被蒙骗，而且在所有的世间事物上都被蒙骗了。

被屏蔽的真相是什么呢？世间万物都是空性的体性。即所谓万法皆空。我们确然抓不住一个事物的本体，鸡也好，蛋也好，没有真正不变的本体。眼前的那个蛋，你正以为它丝毫也没有变化的时候，其实蛋由分子，原子，原子核，电子等等乃至最小的基本粒子组成，起码其中的电子是恒时在围绕原子核高速运转的，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这正是我们眼睛欺骗我们的原因：它太粗糙，看不到细微处。

当你抓不到事物的本体的时候，你不仅不承认抓不住，反而要以眼见为实来狡辩，那么，你就是违反了科学。因为量子物理告诉我们，组成万事万物的就是基本粒子。你看不到基本粒子，不仅不责怪自己的眼识有问题， 反过来却说科学不对，逻辑不对，这是不可以的。

没有本体的事物，就是空性的体性。所谓的本体，就是恒常不变的那个东西。故佛说，诸行无常。正因为没有本体，所以世间万事万物都可以随缘显现，而变得丰富多彩。可以有鸡，可以有蛋，有你，有他，有欢乐有痛苦，但这些全部都只是显现而已，体性则全部是空性的。若不执著则能得以欣赏（包括欣赏痛苦的感受），那多么美好啊！